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吐蕃石刻的释读与研究 *

夏吾卡先　肖永明　李骥源

内容摘要：本文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六条吐蕃石刻的调查、测绘入手，在简要梳理其相关历史背景的同时，对刻文进行了较为规范的摹写、录入和翻译。通过走访石刻采集者等相关人员，考证了石刻源自鲁斯沟遗址，纠正了过去广为流传的各种不实之说。通过对刻文文体、语法及重要名词术语的考释，认为其年代应在吐蕃末期，石条性质系早期佛教建筑石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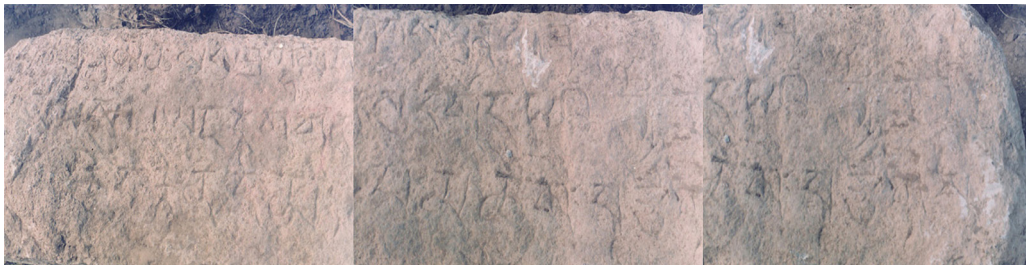
2010 年，5 幅名为“都兰吐蕃古墓出土石刻”的图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图一）[1]；2012 年底，有人正式刊布了 5 图中的 3 幅图像，并对石条刻文进行了简单整理和释读[2]；2016 年，有学者对图像中的刻文进行了专题研究[3]。由于网上流传的石刻图像缺乏质地、大小

* 本文系西藏自治区青创项目《唐代吐蕃摩崖造像题记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1 阿顿 · 华多太老师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在《藏人文化网》个人博客以《都兰吐蕃古墓出土石刻古藏文图》为题发表了 5 张图，分别是第 3、4、6 号石刻的局部图。

2 恰噶 · 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119-120；阿顿 · 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中国藏学》，2012（4）：117-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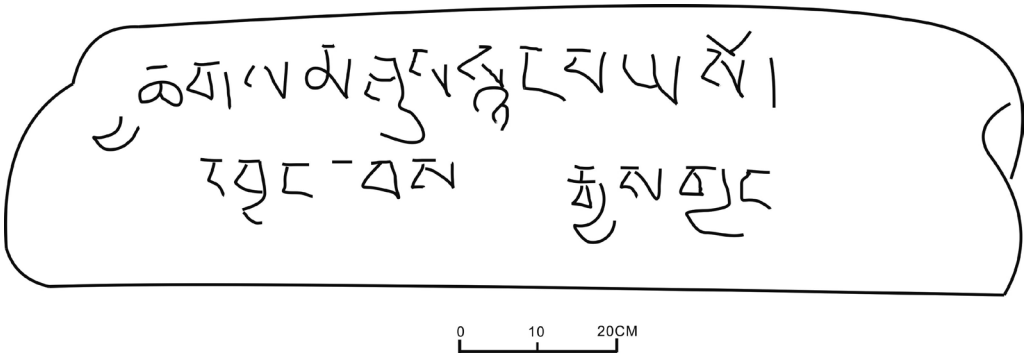
3 ཚན་འགག་རྒྱ་མཚོན། གཏེར་ལམ་ཐུ་ཚྭོད་བང་སོ་ལས་ཐོན་པའི་མཆིམས་བཟའ་ལྷ་མོའི་བང་སོའི་རྩ་རིང་ལ་དཔྱད་པ། བོད་ལྗོངས་ཞིབ་འཇུག 2016 (1): 1-10。



图一　网络流传石刻图像

等相关数据，同时，一时无法确认石刻的具体出土地等原因，导致相关研究工作停滞不前。2016 年 7 月 27 日和 2017 年 1 月 27 日，笔者先后两次前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调研，在该所储藏室一楼走廊里有幸观摩了上述诸石刻，并做了图像采集和测绘工作。现根据实地调研所得相关资料，将石刻的大体情况公布如下，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图二　1 号石刻



图三　1 号石刻摹本

一、石刻内容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吐蕃石刻共有 6 条，现将它们分别编为 1-6 号。石条皆为灰白色花岗岩，呈四方长条形，四周人工凿刻较为规整，每个石条的一侧刻有长短不一的古藏文。由于石条表面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字句间隔“点字”符号不明显。本文依据藏文句法，对其逐一释读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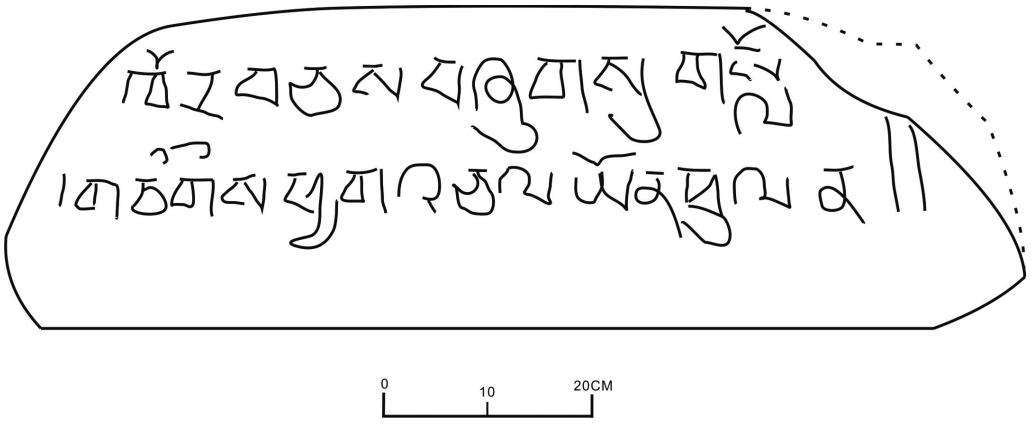
1 号石刻，长约 1.3 米，宽 0.26 米，厚 0.28 米。石刻一侧刻有两行藏文。由于风化严重，大多文字现已无法识别。其中，能够识读的刻文及翻译如下（图二、三）：

第一行：□ཆགས་མཐུན་སྐྱོང་པཡས།

第二行：དབྱངས་བས་□རྒྱས་གྱང□

译文：做法要领 / 音…兴。

图四　2 号石刻



图五　2 号石刻摹本

2 号石刻，略残，长约 0.97 米，宽 0.30 米，厚 0.29 米。石刻一侧刻有两行藏文，字迹清楚，能识读的刻文及翻译如下（图四、五）：

第一行：□བོད་བཅས་བཞུགས་ས།

第二行：□ཀ་ཅིག་ལྷག་ཚལ་ཡོན་ཕུལ་ན།།

译文：…及随从请安…一人敬礼供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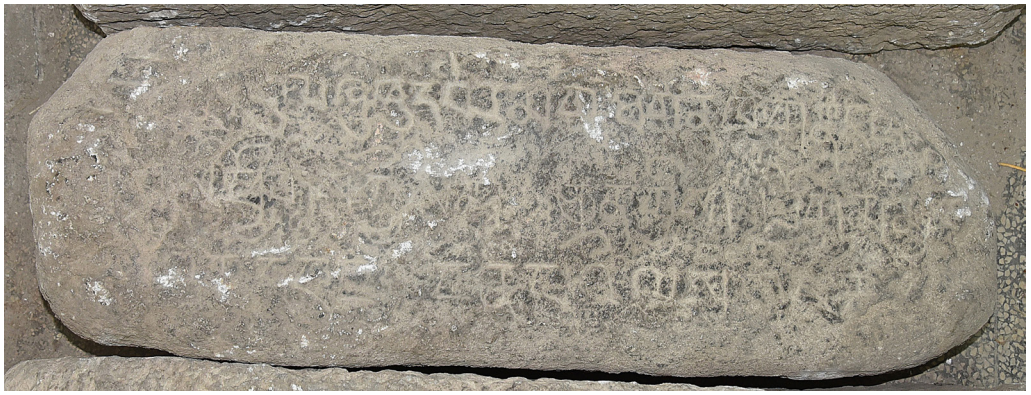
3 号石刻，长约 0.93 米，宽 0.30 米，厚 0.32 米。石刻一侧刻有三行藏文。其中，部分文字现已无法识别。能识读的刻文及翻译如下（图六、七）：

第一行：ཕུལ་ཞུ་ལྷ་བོད་མཁ་ཐག་ན་ཁ་གན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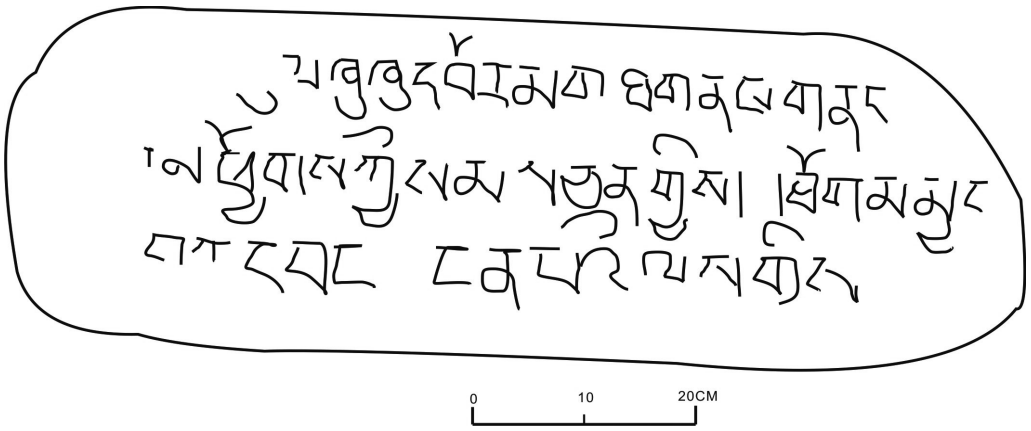
第二行：ཐོག་ཀྱིས་ཞིམ་ཅན་ཀྱིས། ཐོག་མ་ཚུད

第三行：□□□ ·དབང་བན་པའི་ལས་ཀྱིས

译文：…诸方有情人，无始之…业力不顺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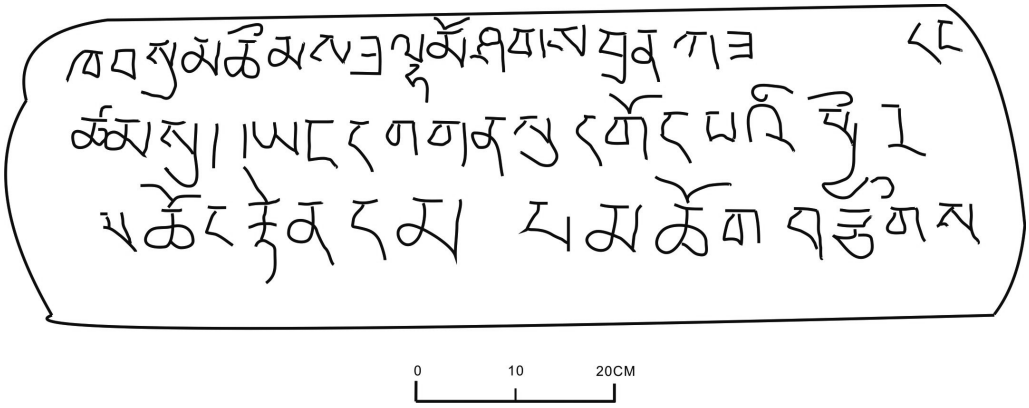


图六　3 号石刻



图七　3 号石刻摹本

图八　4 号石刻



图九　4 号石刻摹本

4 号石刻，长约 1 米，宽 0.29 米，厚 0.29 米。石刻一侧刻有三行藏文，保存相对完整，能识读的刻文及翻译如下（图八、九）：

第一行：ཁབ་ལུམཆོམས་ཟঌ་མོ་ཤགས[4]་བྱན་ཀ་ཟ་ □□□ ད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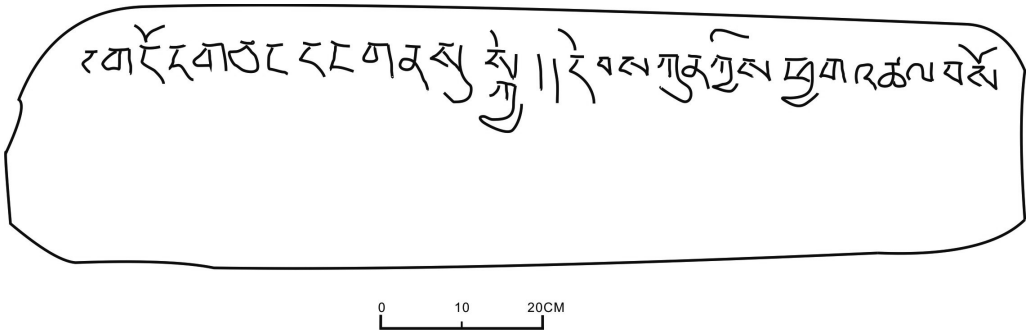
第二行：ཚོམས། ཡངདཀཀནས་དགོངས་ཤིར

第三行：མཆོད་ཅིན་དམ་པམཆོག་བཙུགས།

译文：…之地，钦（琛）萨拉姆处，詹卡（勃阑伽）萨…，视此地为圣地，修筑佛

4　原文 ཤགས 是一种藏人间互相思想、语言交流交换的“说唱”形式，但此处把它当作说唱形式从其语境出发似乎不妥，故笔者认为应是“住处”或“房屋”之 ཤག 一字的误写体。

图一〇　5 号石刻



图一一　5 号石刻摹本

塔[5]。

5 号石刻，长约 1.18 米，宽 0.27 米，厚 0.27 米。石刻一侧上方刻有一行藏文。其中，现能识读的刻文及翻译如下（图一〇、一一）：

དགའ་ངམ་ཅང་ངང་གནས།།དེ་བས་ཀུན་ཀྱིས་ཕྱག་འཚལ་བས།

译文：…处生长，故众人向其行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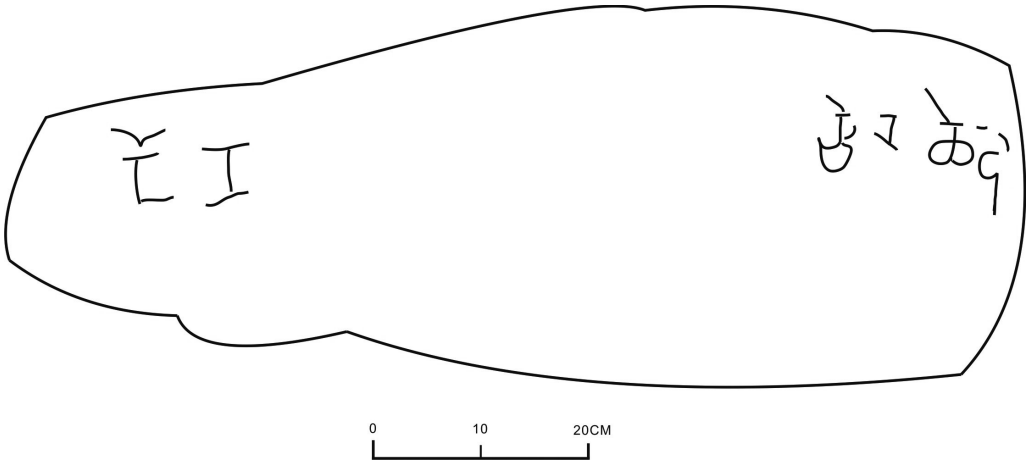
6 号石刻，呈不规则长方形，长约 0.95 米，最宽处 0.34 米，厚 0.18 米。石刻一侧左右边缘刻有少量藏文。其中，现能识读的刻文及翻译如下（图一二、一三）：

ངོས། □□□ར་ཆེན་

译文：（面）前…大。

5　恰噶 · 旦正：《藏文碑文研究》，2012：119-120 中也收录了该石刻内容：ཟླན་མཆིམས་ཟ་ལྷ་མོ་ཤགས་སྒྲོན་གཟ（ས）×××མས（ལས）།།ཡང་དག་གནས་དགོང་པའི་ཕྱོགས་མཚོད་ཉིན་དམ་པ་མཆོག་བཞིགས། 译文：因庶民琛氏公主拉木夏卓…视为境地，故建圣塔；阿顿 · 华多太的录文和翻译为：ཟླན་མཆིམས་ཟ་ལྷ་མོ་བཀས་ཕྲིན་གཟོལ་ས…ཡང་དག་ས་ཁོ་ངའི་ཕྱོར་མཚོད་ཉིན་ནམ་པ་མཆོག་བཞིགས། 译文：王后钦萨之命在圣地筑建。见阿顿 · 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中国藏学》，2012（4）：117-136。

图一二　6 号石刻



图一三　6 号石刻摹本

二、部分石刻图像的早年误传与实际出处

2010 年，阿顿 · 华多太先生在其博客中以《都兰吐蕃古墓出土石刻》为标题刊发了部分石刻的局部图像；2012 年，恰嘎 · 旦正在其出版的《藏文碑文研究》一书中，以《都兰县热水河北岸一号墓石刻》为题对其作了进一步介绍，认为本文编号为 4 号的石刻出土于 1 号墓，并刊布了其拼接图像和刻文；同年，阿顿 · 华多太在其发表的《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一文中，将 4 号石刻视作（都兰热水河）北岸某墓葬的出土物而进行了介绍；2016 年，恰嘎 · 旦正在其发表的《都兰吐蕃墓—琛氏墓碑考析》一文中，同样将石刻定性为墓葬出土物，并进一步判定其性质为“墓碑”。该文中首次对图像来源

图一四　至今保留在鲁斯沟的石条

做了如下说明：“该石刻（4 号石刻）图像，于 1999 年北京大学都兰考古队在此考古发掘时，由三木才先生于热水河北岸的考古营地拍摄”。“据现场研究生同学介绍，石刻系周边墓穴中采集所得”[6]。也就是说，网络上流传的石刻照片，最初是由长期关注都兰吐蕃古墓、并发表过数篇论文的三木才先生拍摄的[7]。虽然三木才先生很可能系网上流传那组照片的拍摄人，但后文所言“1999 年”和“北京大学都兰考古队考古发掘期间”等信息定是当事人或采访人的误记所致。第一，上述石刻图像的具体出处，从当年参与过都兰吐蕃墓发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考古杂志社丁编辑等那里无法得到证实[8]；第二，北大考古队发掘的墓葬位于热水南岸，当年的营地也搭建在南岸而非北岸；第三，本文作者之一的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考古发掘工作队重要成员，即当年负责采集这组石刻的当事人肖永明副研究员回忆：

> “2000 年夏天，我们在都兰县境内进行古墓调查时，在位于热水河南岸鲁斯沟摩崖石刻所在地山脚下的一处遗址内发现了这些石刻。当时，还发现了多

6　ཆབ་འགག་རྒ་མཡིག། གཉིར་ལམ་ཐུ་ཕྱོད་བང་ས་ལས་ཐོན་པའི་མཚན་བཟང་ལྷ་ཨའོའི་བང་ས་ཀའི་ཇོ་ཅིང་ལ་དཔྱད་པ། བོད་ལྗོངས་ཞིབ་འཚུག 2016(1): 1-10.

7　照片初步公开者阿顿·华多太先生也向笔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三木才先后发表有《都兰古墓 1 号殡葬民俗文化考察》和《都兰古墓等出土的太阳鸟解析——与柳春诚先生商榷》等文章。

8　笔者于 2016 年先后向两位当事人发邮件进行过证实。

图一五　鲁斯沟吐蕃摩崖造像

通石条。我们把带有古藏文的石刻运到了热水河北岸的考古营地。后来，这些石刻被送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保存。”

上述肖永明所提供的消息的可靠性，不仅是因为他是当事人之一，更基于以下两点间接证据：第一，正如肖永明所讲，鲁斯沟遗址至今仍保存有与上述石刻质地、规格相等的十多条石条（图一四）；第二，在鲁斯沟遗址出土文物中，近来备受关注的是吐蕃佛教题材的摩崖石刻像（图一五）。综上看，上述石刻的具体出土地应为热水河 1 号大墓西北约 7 公里的鲁斯沟，而非热水河北岸的古墓集中区。

三、石刻的年代和性质

对于石刻的大致年代，我们从刻文的书写方式及文法入手，基本可以放到吐蕃时期。如 2、3、4 号石刻的刻文中发现藏文元音“ཿ”正写体和反写体混用的情况；在 2

号石刻中“行礼”一词由“ཕྱག་འཚལ་”写成“ཕྱག་འཅལ་”；在 3 号石刻中，在“མ”字底下加“ྱ”，以及很多词语缩写法具备吐蕃时期古文的基本特征。同时，在 4 号石刻中出现了吐蕃时期两位显赫家族的信息。一位为钦萨拉姆，“钦”乃姓氏，“萨”即妻子的尊称，拉姆是其名称。“钦”在汉文史书中音译为“琛”，表明她来自吐蕃王朝最具实力的外戚贵族。在两百多年的吐蕃王朝历史中，共有 6 位王妃[9]和无数个权贵大臣[10]出自该家族。而 4 号石刻中出现的钦萨拉姆或钦萨拉姆增就是赞普赤松德赞的王妃。

另一位为詹卡萨…，“詹卡”也是一姓氏，“萨”是妻子的尊称，较为可惜的是其名称已佚失。“詹卡”姓氏在汉文史书中音译为“勃阑伽”。根据史料，詹卡姓氏进入吐蕃政坛始于松赞干布的千户分封时期，当时该家族就有专门的领地[11]。之后从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七觉士”到赤德松赞（797—815 年）和赤祖德赞（815—841 年）时期颁发的文书中，有詹卡论杰桑宫堆（བྱན་ཀ་བློན་རྒྱལ་བཟང་གོང་འདུས）、詹卡论桑巴（བྱན་ཀ་བློན་བསམ་པ）、詹卡论达协海耿（བྱན་ཀ་བློན་སྟག་བཞེར་ཉེབ་ཀན）等将相[12]。当然赤祖德赞时期该家族到达权力的顶峰，在唐蕃会盟碑中钵阐布白吉云丹名列众相之首就是其明证[13]。詹卡家族的女士作为达官贵人夫人尚不见藏文史料，但赤松德赞时期大译师毗卢遮那母亲就叫詹卡萨准吉（བྱན་ཀ་བཟང་སྨོན་རྒྱུན་）[14]。无论石条上出现的姓氏是否为这位女士，这组石条的大体年代应该为赞普赤松德赞执政前后一段时期。

关于出土石刻的性质，曾有学者把 4 号石刻推定为钦萨拉姆墓碑[15]，笔者对此难以认同，亦曾用藏文撰文进行过回应[16]。暂且先不谈其证据链，仅从石刻的简陋形制、内容、规格来看，很难说该石刻是一通吐蕃“墓碑”。从诸石刻的内容到组合关系，出土地点的相关文化现象看，把它视作佛教建筑石条构件较为妥当，原因有如下：第一，石刻本身所记的“…之地，钦（琛）萨拉姆处，詹卡（勃阑伽）萨…，视此地为圣地，修筑佛塔”内容，就是詹卡萨把钦萨拉姆居处视为殊胜之地而修建了一座佛塔；第二，在石刻

9 夏吾卡先：《一部吐蕃王陵的史册——〈桑瓦央琼〉的研究与翻译》，《中国藏学》，2016（3）：158-163。

10 霍巍：《西藏列山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藏学学刊》第 5 辑，2009：46-60。

11 དཔལ་བོ་གཙུག་ལག་ཁྱིམ་བ། ཚོ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2014: 152. བཀའ་ཐང་སྲེ་ལྷ། 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86: 439.

12 དཔལ་བོ་གཙུག་ལག་ཁྱིམ་བ། ཚོས་འབྱུང་མཁས་པའི་དགའ་སྟོན། 2014: 274, 310-311, 324.

13 王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41。

14 བོ་རོའི་འདུ་འཛགས་དང་སྐྱལ་བའི་ལོ་ཆེན་བོ་རོ་ཙ་ནའི་རྣམ་ཐར། སི་ཏུས་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 1995: 93, 272.

15 ཆབ་འགག་ཀུ་མཉིན། གཏེར་ལམ་ཐུ་ཚོར་བང་སོ་ལས་ཐོན་པའི་མཆིམས་བཟའ་ལྷ་མོའི་བང་སོའི་རྩོ་རིང་ལ་དཔྱད་པ། བོད་ལྗོངས་ཞིབ་འཇུག 2016(1): 1-10.

16 ཤ་བོ་མཁའ་བྱམས། གཏེར་ལམ་རྩོང་ནས་ཐོན་པའི་མཆིམས་བཟའ་ལྷ་མོའི་རྩོ་རིང་ཡི་གེའི་སྐོར་ལ་བསྐྱར་བྱ་དཔྱད་པ། བོད་ལྗོངས་ཞིབ་འཇུག 2017(4): 98-105.

出土地的崖面上，有两组特征较为明显的吐蕃造像，即鲁斯沟吐蕃佛教摩崖石刻[17]，而多数刻文内容多少跟佛法有关联；第三、石刻的出土地点既不见封土堆，也不见石砌墓圹痕迹，且地表分布有20多条统一规格的石条，其性质应属于建筑石材。最后，鲁斯沟出现的佛教遗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周边尚存在大量的佛教遗迹。从科肖图发现的佛教遗址[18]、乌兰县大南湾出土的大量擦擦[19]，以及近来被确认为吐蕃佛教遗址的英德尔遗址和红旗遗址等来看[20]，吐蕃于公元7世纪中叶吞并吐谷浑后不久，已开始逐渐推广佛教，而作为吐蕃向东扩张的重要军事基地都兰，存在相应的佛教设施也在情理之中。此次鲁斯沟发现赞普赤松德赞王妃的行踪轨迹对重新认识都兰热水沟一带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夏吾卡先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肖永明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骥源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17 仝涛：《丝绸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青海都兰考肖图遗址性质刍议》，《中山大学学报》，2017（2）：100-109。

18 蔡林海：《都兰县考肖图沟吐蕃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239；仝涛：《丝绸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青海都兰考肖图遗址性质刍议》，《中山大学学报》，2017（2）：100-109。

19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12）：49-57。

20 仝涛：《丝绸之路上的疑似吐蕃佛塔基址——青海都兰考肖图遗址性质刍议》，《中山大学学报》，2017（2）：100-109。